

延安行触摸红色根脉

杨亚伟

就了边区军民攻坚克难、冲破封锁的希望。”阳光穿透窑洞窗棂，洒落于陈列的粗瓷碗上，碗沿深浅交错的豁口，藏着官兵一致、同甘共苦的温情佳话，镌刻着革命年代最纯粹的鱼水情深。

走进中央大礼堂旧址，岁月为一排排木质座椅浸润出温润厚重的包浆，静静承载着峥嵘岁月的记忆。墙面“同心同德”的红色标语熠熠生辉，一旁陈列的《论持久战》初版读本，字字铿锵、句句有力。昔日三五九旅拓荒开垦的荒山野岭，如今早已旧貌换新颜，成为传承红色基因、砥砺初心使命的教育基地。前来研学的年轻人踏寻先辈足迹、感悟奋斗历程，在一草一木、一景一物中，体悟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磅礴力量。

延河岸边晨练的老人正用毛巾拭去额头的薄汗。他们舒展筋骨的身影与对岸宝塔山的剪影，在朝霞中定格成动人的画面。有位老人见我在拍照，便主动与我交谈起来，他指着旁边的老人告诉我：“我们都是当年留下的知青。”他的皱纹里藏着故事，眼神却依然明亮如少年。

登高望远，层峦叠嶂间，崭新的城市轮廓与古朴的窑洞群落和谐共生。曾经沟壑纵横的黄土坡上，光伏板阵列如波涛般起伏；延河两岸，青砖小楼与智能温室相映成趣。最令人惊叹的是雨后初霁时，彩虹横跨新城与旧址之间，仿佛架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。那些散落在山间的红色教育基地，在骄阳下宛如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红宝石。

枣园草木葱茏、静谧清幽，处处浸染红色底蕴。这片院落，草木皆有故事、一木皆藏初心。1945年，周恩来同志从重庆谈判归来，特意带回丁香幼苗栽于毛泽东旧居院前，如今已成参天大树，岁岁抽新枝、年年绽芳华，见证着革命先辈并肩同心的情谊。不远处的纪念馆内，张思德同志生前烧炭用的钹头静静陈列，锈迹斑斑的刃口，镌刻着完全、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赤诚初心，诠释着平凡岗位上最纯粹的坚守与最厚重的忠诚，恰是《沁园春·雪》中“数风流人物”最质朴、最动人的时代注脚。

拾级而上至宝塔山腰，山丹丹花开得正艳，如烈火燃烧在黄土坡上。这花

与九层宝塔相映成趣，恰似延安精神的双重象征——既扎根泥土，又心向苍穹。当铜铃声与新时代建设者奋进的足音共振，我听见了《愚公移山》里“下定决心”的回响，看见了《实践论》中“知行合一”的具象。这片土地让我懂得，红色根脉的传承，从来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刻，而是要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土壤里，让初心之根扎得更深，让为民之花开得更盛。

培训日程过半，我们即将结束这次精神之旅。站在杨家岭的窑洞前回望，那些泛黄的历史照片突然鲜活起来——毛泽东同志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的侧影，“纺线能手”周恩来同志用过的纺车，朱德同志带头垦荒劳作时背负的粪筐。这些穿越时空的印记提醒着我们，延安精神不是陈列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永远跳动的时代脉搏。

当大巴驶离延安时，一种深刻的体悟在心底生长。真正的收获不是写在笔记本上的心得，而是深植心底的信仰之种。就像宝塔山下生生不息的延河水，终将滋养出新的生命与希望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房婷立起身来向赵宇上的后背踢去：“你们刚才为什么笑我？”赵宇上假装疼痛叫道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冤枉啊小师妹，我们什么时候笑话你了？”

房婷闻言抬脚又踢，赵宇上飞身而起避过。房婷怒道：“你们就是笑了，还敢不承认，我踢死你。”说完追着赵宇上踢打。傍晚，房婷三人在河边搭起烧烤支架。生火后，将捕获的鱼放在架子上烧烤。吃完烤鱼，文章鱼瞧向房婷道：“小师妹，我们另寻一户人家借宿吧？”

房婷道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另寻一家借宿，老妇那家不是很好吗？”

赵宇上知道房婷一贯好面子，以话相激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也不想一想，老妇现在已经知道吕思是个小淫贼了，我们此时若回去，她会怎么看待我们。我与大师哥是无所谓，但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受得了她轻薄的眼光？”

房婷咬着嘴唇道：“我自然不会回去的。只是，只是那个小淫贼怎么办？他不会被那个老妇杀了吧？”

赵宇上道：“我瞧那老妇不像多事之人，不过她断然不会同意小淫贼留宿的。小师妹不要多想，小淫贼又不傻，他定能寻到一个能够挡得住风寒的地方。”文章鱼道：“凭小淫贼的所作所为让他日日露宿也不为过。”

房婷想到吕思始终无视自己的情意，愤愤地说道：“让他吃些苦头也好，只是明日我们要早起，免得他连夜出走，到时我们可无法向爷爷交代。”

文章鱼和赵宇上见目的达成，心中暗喜，口中答应道：“这是自然，我们岂能把他给弄丢了？”

房婷还是不放心想道：“二师兄，我们寻到借宿人家后你先去寻到小淫贼露宿的地方然后再回来，明白了吗？”

赵宇上心想：“我巴不得现在就去寻小淫贼，找到后一刀结束了他，然后将他向这江水里一扔，自此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与我争抢你了。”

房婷见赵宇上只顾发呆全然不理会自己的吩咐，怒道：“二师兄你干吗呢，我让你去寻小淫贼，你不乐意了是吗？”

赵宇上回过神来连忙赔笑道：“哪有，哪有，我怎会生你的气。小师妹放心，我云中松即使不睡觉，也要寻到小淫贼的落脚之处。”

金沙江畔的居民都很好客，很快，房婷三人便寻到一户人家住了下来。深夜，房婷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心思如潮，想道：“小淫贼这会子在干吗呢？他会不会想起我？”突地脸上绯红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怎么会这么想，小淫贼做了这么多恶事，人人得而诛之，我今后再也不要见他。”转而又道：“他好像没那么坏，与他在一起的时日，他可从来没有对我有过暧昧之举，难道是因为他武功尽失，怕了我？可是我有几次故意向他示好，他也没有任何回应，会不会真的被人冤枉了。如果真的是被人冤枉了，他得有多可怜呀！”

房婷思来想去，总也理不出一个头绪。俗话说关心则乱，她忽地坐起自语道：“不好，二师兄怎么还没有回来。我们争吵时，那老妇已经知道小淫贼做的恶事了，他手无缚鸡之力，现在不会被老妇叫人打死了吧！”她越想心中越怕，急忙穿衣起床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帐篷，向老妇家中飞奔而去。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那一抹橙，晨光掬白

华玉琳

清晨5点，我起来锻炼。天色还在墨色里沉潜，街灯将旭光捻成了半透明的纱，覆盖在空寂的柏油路上。从小区出来，我踩在路边的火烧砖上，鞋底蹭过隔夜的梧桐叶，沙沙声里，先撞见了那点晃在风里的暖——是扫了十几年街的她。

她拿着磨得发亮的竹帚，帚头划过砖缝，轻得像在与老街耳语。汗珠顺着她眼角的沟壑滑落，跌进薄尘，洩出深色的印记。她立在悬铃苦楝子的影子下，在低声同风念叨：“这街的每块砖、每棵树，闭眼都能摸着纹路；风往南，塑料袋碎纸就往南跑；风往北，便得从这条路尾扫回路头。”

我走过路边小吃摊，有人起身随手一扬，一个薄如蝉翼的白色塑料袋脱了手。那人步履未停，嘴角撇了撇，那点“轻如鸿毛，何须挂怀”的念头，写在了脸上。

可它哪里会凭空消散？我倚着梧桐树，看它擦过树梢，缠在了一只正叨着狗尾草筑巢的雏雀尾巴上，那团绒乎乎的影子扑腾半天，半筑的草窝散了架，碎草絮随风洒了满天；它打着旋儿落在不远处的水里，像块突兀的补丁，割裂了平静的水面。

我顺着风向踱步，见它飘至菜市场，沾了露水的青菜叶顿时添了污迹，随后钻进了某人家的早餐香气里；见它落在草坪，被晨跑的孩子当成风筝，袋角的黑渍蹭脏了校服；见它滚到公园石径，绊到打太极拳的老人，老人扶着树稳了许久，手中的剑晃出一片细碎光斑。

它从未“飞远”，只是换了落脚点——或许就在家里的菜篮底，或许就在孩子的手心里，或许就在父母散步的脚边。

待我折返至那抹橙色身边，她正蹲下用枯瘦的手指抠着砖缝里的烟头。看到她指缝的油污嵌着叶屑，那是十几年光阴洗不掉的印记。脚边的铁皮桶被塞得冒了尖，各种纸屑探出头来，旁边码着三袋垃圾。她直起腰，望了眼路沟水面，轻轻叹息：“街上的我能扫净，水里的够不着；地上的我能捡起，树梢上的爬不上去，也够不着。有些东西像在风里扎了根，前脚扫完，后脚又跟着风回来了。”

那一刻，我弯腰捡起脚边的半张糖纸，稳稳投进桶里。紧接着，第二只手捡起滚落的饮料瓶，第三只手摘下挂在藤枝上的碎纸……越来越多的手从晨光里伸出——老人松树皮般的手，孩子沾着糖霜的手，夜归青年夹着公文包的手，阿姨拎着竹篮的手。

指尖触到那只栖在树叶上的白色塑料袋时，我才恍然：原来它竟这般轻，轻到一只手便能攥住，连风也吹不动这指尖的定力。原来它从不乱飘，只要你愿多走两步，多抬一次手，便能送它去该去的地方。

竹帚的沙沙声，孩童的脆笑，车铃的叮咚，汽车的笛声，在风里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。天色已大亮，这条路浸在和煦的光里，路面一尘不染，花坛里的各种花开得正艳。我回头望向那抹晨光里的橙，她握着磨亮的帚柄，望着眼前景象，嘴角绽开一朵极淡的笑，像风里舒展的雏菊。

风里飘着的哪里是塑料袋？分明是这座城递到每个人手中的温柔考卷，它拂过人群，最后停在你我脚边。我在晨光里顿悟：哪有什么凭空而来的洁净，不过是有人守了十几载的凌晨5点，再加上你我温柔地多伸一次手，才留住了这一捧不易的洁净。